

嵊州百个民营越剧团一年演出数万场次 越剧之乡,越唱越有戏

本报记者 苗丽娜 共享联盟·嵊州 阎高桥



第二届“村越”小组挑战赛吸引众多戏迷。
拍友 周勇锋 摄



知鸢越剧团演出剧照。
拍友 金华东 摄

一个剧种与一座城的良性互动

《关于加快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浙江省传统戏剧保护振兴计划》《加快推进越剧繁荣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正是对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进行扶持。

姚华江说,不仅省里对越剧的保护和传承有很大的支持,嵊州市也出台有关政策,每年安排越剧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培育越剧产业发展,同时从基础设施入手,着手修复一批古戏台和100多个越剧迷角,为民营剧团下乡演出提供了更多场所。

此外,为了活跃市场以及惠及更多群众,嵊州大力推广送戏下乡活动。2022年开始,嵊州市开展“村村有戏”活动,通过政府购买和基层“点单”的服务方式,在市区以及全市236个行政村进行全覆盖式越剧展演,每年演出约285场,单场费用约1.2万元,极大调动了民营剧团的积极性。

在人才培养上,同样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已经办学60多年的嵊州越剧艺术学校是当地培养越剧人才的摇篮,在业界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学校面向全国实行自主招生,现有学生近300人,设有越剧表演、越剧音乐2个专业,实行4年制中专、3年制传承班、4年制本科、3+4中本一体化等办班形式。

2019年初,该校与浙江音乐学院联合开展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即“3+4”)试点工作。今年,嵊州市又与浙江音乐学院签署校地合作协议,据悉,未来,浙江音乐学院将在嵊州越剧艺术学校设立教育实训基地,组建优秀专家团队,参与指导学校课程教学改革、艺术人才培养、科研创作创新、戏曲教育教学研究、赛事实践等,研究扩大“3+4”中本一体化办学规模,积极探索推进戏曲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教育体制改革创新。

如今,每到毕业季,不仅是嵊州,全国各地的越剧团都会前来“抢人”,毕业生人数与就业岗位招聘人数之比达到1:6。迄今,该校已连续向全国众多专业文艺团体输送2000多名优秀演员,其中包括“梅花奖”得主黄美菊、徐铭、蔡浙飞等越剧代表性人物,当前的“顶流”陈丽君也毕业于此。

随着民营剧团的兴盛,越剧产业所包容的内容也越来越广,产业链已延伸到道具与戏服生产、戏曲培训和旅游等

相关领域。

在嵊州市黄泽镇镇西路,一条约200米长的道路两侧,有着大大小小的余家戏服店,而这些戏服店大多有自己的服装加工厂,该条街道也被业内称为“戏服一条街”。

在街道的中间位置,有一家秋明戏服,它是这条街上最早开设的店铺之一,店主李秋明从父辈接手已有30余年。店铺最早只有30余平方米,以经营戏帽为主,如今已扩展到了180平方米,陈列了戏帽、戏服、假发、头饰等上千个款式,并且还拥有360平方米的戏服加工厂,为村里50岁以上的人群解决就业岗位近20个。

来自宁波象山的恒发越剧团负责人冯桂春是秋明戏服的老客。最近,她再一次踏进李秋明的店铺,这次她又要为剧团采购戏服近万元。“戏服经过几场演出后就会出现褪色、破损,需要定期更换。”冯桂春说,每年剧团在戏服的采购上就要花费好几万元,这是一笔固定的投入。

“戏服价格低的一两百元,贵的上千元。一年营业额差不多两三百万。”李秋明介绍,街上的戏服店经营状况都大差不差。以往,客户一般都是剧团、戏迷等一些稳定的熟客。近些年,随着越剧越来越受关注,更多学校、年轻人会来采购,特别是大学的一些社团,他们往往更喜欢偏现代风格的戏服。

戏服生意的火热,解决了当地一部分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黄泽镇,有超过400人从事戏服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产值超过1500万元,其中,黄泽镇渔溪自然村,有近70人从事戏服加工的后道工序,这些人平均年龄近60岁,人均增加年收入近2万元。

全国各地戏迷越来越多,作为越剧发源地,嵊州打造好“越剧”文旅IP,通过串联越剧越剧艺术学校、越剧博物馆、越剧小镇、越剧发源地东王村、女子越剧诞生地施家岙村,打造“越剧+”精品旅游线路,推出越剧元素动漫形象,带动住宿、餐饮等融合发展,光越剧小镇,今年上半年旅游收入达220万元左右。

越山剩水清悠悠,回肠柔曲出嵊州,这是记忆里的嵊州;处处有戏台,天天有演出,这是今天的嵊州民间越剧团……如今,民营越剧团活跃在全国各地,越剧,深深烙印在浙江人的精神血脉之中,更是属于全世界的精神财富。

草根剧团破解“成长的烦恼”

6月24日晚,堪称嵊州越剧年度大会的第二届“越嵊州 越有戏”乡村越剧联赛(简称“村越”)展开了浦口战队与仙岩战队之间的挑战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浦口战队以3:2取胜。本届“村越”总共有15支参赛队伍,近300名选手中有超过50%来自民营越剧团。

越韵乃天成,绕梁有余音。眼下,随着以《新龙门客栈》为代表的新国风环境式越剧火爆出圈,嵊州人陈丽君成为戏曲圈新晋“顶流”。“火”出圈的不仅陈丽君所在的浙江小百花,街心广场、村头巷尾,散落在嵊州各地的民营越剧团也有自己的流量密码。

嵊州素有“嵊州人,人人都会唱越剧;越剧团,团团都有嵊州人”的美誉,这百年前诞生的民间艺术,深植于嵊州的土壤之中,经过多年发展,嵊州民营越剧团不断适应市场,成为浙江省的一支文化产业劲旅。目前,嵊州全市有117个民营越剧团,从业人员近万人,去年相关产业总产值达3亿多元。

百个民营越剧团,何以传承经典、探索创新,并唱响产业发展大戏?

越剧源自民间,基础也在民间。“嵊州117家民营越剧团中,超过60%都由越剧票友或者戏迷组成。”姚华江表示,在嵊州,民营越剧团对越剧的传承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接地气是民营越剧团的先天优势。“我们的演出主要针对农村市场,剧目就要迎合大众,有了好口碑,就能打响名声。”胡云平说,每场演出时间基本不少于3个小时,其间要时刻留意观众反应,随时调整,“能抓住观众的心,这就是民营越剧团的特色。”

胡云平儿子从小喜欢戏剧,在浙江大学就读时,担任了学校爱越小站站长,“年轻观众喜欢什么,到底要怎么演,我也经常和他交流,他会给我一些建议:比如《梁祝》,是年轻人最喜欢的曲目,演员的服装可以加入一些时下流行的国潮元素,让舞台效果更好。”

除了剧本戏,民营越剧团也常以“路头戏”引客。因为“路头戏”没有剧本和固定的唱词说白,仅有故事框架和分场提纲,如果演员即兴发挥得好,效果会很出众。

除了表演的吸引力以外,民营越剧团演出市场的红火和各地民风习俗也有很大关系。

我省经济发达,特别是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高,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日益高涨,为文化演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除此之外,在我省大部分农村,赶上红白喜事,生日贺寿或是节庆活动,请剧团唱戏是一种重要的仪式。

去年春天开始,越剧演出市场一下子迎来了“报复”式的火热。爆火之下,随之而来的却是“成长的烦恼”,比如各个剧团人手不够,留不住人、养不起人。

“邀约不接,就丢失了客户。强行接下,就要立马招能上台的演员。大家都抢,势必抬高了演出成本。”胡云平说,如今一位主演的工资基本能达到

3000元一场,如果是业内有名气的角,更是能达到5000元至7000元一场,比之前高了整整一倍。此外,舞台设备、灯光布景、后台人员的工资也每年在涨,一年光演职人员的工资支出就高达300多万元。

即便靠高薪留人,也并不稳定。“剧团的劳动合同一般是一年一签,有的演员刚磨合好,可以派上用场了,但合同也到期了,被高工资挖走,有些又倾向于到名气更大的剧团寻求发展。”胡云平说,许多剧团只能抱团取暖,采取临时合作的形式,一起承接表演。

当前,各个剧团都在积极招人,从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业务素质更高,更受大家的青睐。赵金乐告诉记者,她的女儿现在30岁,在别的剧团唱戏,出场费早已过千元,一年下来也有20多万元的收入。“她到年轻人多的剧团去锻炼,有利于自我成长。”

民营越剧团要发展壮大,还有一些现实困难。“因为演职人员大多由越剧票友和戏迷组成,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平时也基本没有培训提高的机会,布景、演出、创排的专业能力普遍匮乏。”姚华江表示,此外,剧团一般在农村临时搭台演出,缺少固定演出场所。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风、国潮的兴起,更多年轻人开始关注越剧。趁着这股热潮,民营越剧团也在努力改变,创作更符合年轻人口味的现代戏。

“我们组建剧团,为的就是聚拢戏迷朋友,大家一起创新剧目,让更多年轻人关注越剧、喜爱越剧。”罗雪洪说,知鸢越剧团在所在的嵊州三江街道的支持下,以当地神话传说《刘阮遇仙》为蓝本,运用戏曲艺术的虚拟手法,创作排演了大型原创神话戏《刘阮归来》。该剧采用了大量的实景道具及更现代的新式戏服,首演即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

场场火爆,演员奔走演出

香火堂前是百年越剧的起点,1906年3月27日,在嵊州甘霖镇东王村香火堂前,村民们用以前农村生产用的稻桶和门板搭起舞台,几位唱书艺人表演了大戏《双金花》等,“落地唱书”第一次以戏曲的形式呈现在乡亲们眼前——这昭示了越剧的诞生,同时也形成了民营越剧团的雏形。

“花轿临门喜盈盈,谁知平地波涛生……”在本届“村越”上,作为上一届的冠军,罗雪洪和他所在的知鸢越剧团一起参赛,再次登上了舞台。

“戏音婉转动人,服饰飘逸洒脱,特别是罗雪洪,唱得真好。”来自上海的黄琳琳是一位越剧票友,从嵊州的黄泽镇下到王镇,又到贵门乡、鹿山街道,接连看了4场,罗雪洪的精彩演出让她印象深刻,一下成为了他的戏迷。

备受戏迷欢迎的罗雪洪是一位越剧票友,在去年的嵊州“村越”好声音比赛中,他获得了冠军,一时成为当地的名角,而他所在的知鸢越剧团也获得过全国民营剧团折子戏擂台赛金奖,很受戏迷喜爱。

知鸢越剧团创立于2010年,由罗雪洪和邢鑫炎两位越剧票友联手组建。据悉,剧团目前共有50多人,虽然都是非专业的越剧演员,但是剧团每年都会积极参加各类越剧演出,深受群众喜爱,演出供不应求,今年年初至今,已演出了30场,收入约30万元。

嵊州市云龙越剧团同样颇有名气,演出足迹已遍布我省各地,尤其是宁波、台州、温州等地。这两天,剧团刚在宁波完成5天演出,又将赶赴杭州萧山,邀约排得满满当当。“浙江沿海地区的人都喜欢看戏,我们常常奔走演出。”团长胡云平说。

从随团演出到创立越剧团,科班出身的胡云平唱越剧已有26个年头。“因为比较专业,我对演出要求也比较高,剧团的‘台柱’不仅是科班出身,还是行业内最顶尖的,所以每到一处,都会有不少粉丝从各地赶来。”胡云平不无自豪地说,去年,剧团承接演出近500场,营业额超过400万元。今年剧团演出已超过180场,几乎没有休息过。

草根的环境,阻挡不了高涨的人气。不久前,嵊州市文化馆楼下广场搭起了戏台。戏台一侧,高升越剧团团长赵金乐怀抱着一个硕大的电饭锅,走向一旁的道具房,几位挂着妆的

演员,围在几个盛有简单饭菜的不锈钢盆四周,急匆匆吃上几口。

后台是简陋的,十几个银色的化妆箱沿着戏台后的墙角一字排开,大小镜子竖起来,就成了他们的化妆间。“台柱子”陈平亚,就在嘈杂的环境中,把头发包起,在脸上抹底油粉底、画眼影眼线、画眉毛鼻梁、画唇形鬓发……“在我们这一行,有句话叫‘戏比天大’,只要开嗓就要演完,看到舞台上大家的笑脸,听到他们的掌声,一切都值了。”陈平亚说。

“今年已经累计演了不下200场。”一旁,赵金乐笑呵呵地附和道,在今年嵊州市开展的“村村有戏”活动竞标中,高升越剧团第一名中标,获得了12场次的演出机会,每场1.2万元。而嵊州场次演完之后,他们要赶去苏州吴江区表演。

“现在民营越剧团演出很火爆,碰到节日,只要场地够大,观众席上人挤人。”嵊州市文广旅游局党委委员、文化馆馆长姚华江是“富乐嵊州·村村有戏”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嵊州推出该项活动,在全市所有行政村进行全覆盖式大展演。每次演出远景全照片都会留档,“照片上都是黑压压的人头。我们楼下广场场地受限,但每次都有200多人来看演出。而放眼嵊州117个民营越剧团,全年演出几万场次,观看人次不下千万。”



嵊州越剧艺术学校的学生正在排练。

共享联盟·嵊州 王勇吉 摄

专家观点

越剧的底气与底气

林玮

越剧是艺术,但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她就注定与地气密切相关。地气,有什么表现?一是内容,讲述的是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何文秀》《五女拜寿》《桃花扇》……以情事写家国、写人世,是越剧的经典叙事内涵。它蕴藏着触手可及的善与美的结合。二是形式,身段与唱口都让人有亲切感,谁都可以来两句,但真要演好绝非易事。“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走过三里桃花渡”“自己的命我自己算”……黑板过门一起调,谁都愿意哼两句,恰证明了越剧的亲民与易触。艺术固然可以“跃上葱茏四百旋”,用难度极大的声腔、武戏,拉开与民众的距离,但是,越剧艺术百余年来始终保持与地气的血脉相连,浸润着江南的土地。

这种浸润的直接表现,就是市场的认可。嵊州100多家民营越剧团的活

跃,证明着市场的认可。这一认可,正是越剧历久弥新的底气所在。它蕴藏在一代代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与体验之中,也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中。活跃的民营剧团与专业剧团构成了推动越剧艺术创新的双重驱动结构。

进一步激活民营剧团对越剧艺术创新的驱动,可以有以下路径:一是将民营剧团“组织起来”,通过必要的激励和评比机制,使民营剧团有更大的创新活力。二是让民营剧团与专业剧团之间有更多交流、沟通的空间和可能。适度鼓励揭榜挂帅、同台打擂、融合创新,越剧才能持续迈向现代社会。

(作者系浙江大学休闲学与艺术哲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